

艾香園詩稿

和16
1778
1



菱荷園諸稿





〇 巾類之一

送 巾 序

名
子

六
歲

送_二君_一內_二還_一農_二陽_一序

古為學也必勤之也論者從師千里至其志志
則有錐股繫頭者夫然後厚厚躬躬方方余余旋旋
環時屬文明乃膺元精之歆蒸英傑間興俊俊並並以以
無國無之亦咸以嫺古文為名凡凡俊俊為為者者必必
有所恃黃吻之徒乃以為天實生我載假之才今今時時博博學學美美
文辭者孰與我大乘斯風氣以行于一則取媮快於
生前此意意滇滇王王匪匪帝帝輒輒剖剖其其詩詩劇劇其其文文自自事事銜銜粥粥鬲鬲
遂傳之者者特特為為之之紙紙貴貴也也不不則則撰撰著著一一書書以以歷歷紙紙

宿^乃欲令^乃慤者瞿然顧化心醉其談乎而其言其文
非顛倒^乃衣或心動而言肆又何輕躁之甚也乃如
此人寔繁成風夫名不虛立矣急欲^乃之知己也而
知者益鮮矣是其立志也淺之為丈夫抑古之俊也
厚矣今之俊也恍矣濃之楫田人服君^乃家世富辰
至君用好學既冠稍屬文時時往張與文學之^乃相
親今春^乃張人^乃力^乃東來從^乃同修辭其^乃佐^乃
易入勤而不倦秋八月^乃歸省^乃父母臨別乞余贈言
且嘆離群弗已余謂之曰夫玉不琢不成器^乃

今夫大都游藝之士既擇其師而見之會^乃
之即群居終日各言爾志以^乃頌頌其論乎其於彫琢
何有焉然而大抵汰^乃之人游惰^乃常膏粱^乃任^乃
正安其所習講業不專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乃
且紛華盛麗之屬入焉而眩是^乃卑不潰^乃成雖有良
璞卒自沒其光者多有之若夫僻在一方娛斯文於
蓬戶中者人告之曰某所有一先生^乃往從焉亦耕
耘之弗^乃不能行異邑則^乃絕望於游方滋發憤
曰^乃豎^乃沙^乃果不可酬邪命也哉吾將為甯越誰之不若

何一可為我，不敢做我友之逸，亦因其專心不遷視聽於異物焉。遂三餘之所為，唯學是勤。譬諸孤臣孽子，必能立其身故，編鄉窮里，不待文王而起者，吾多見其矣。繇是觀之，彼都人士，未必有美材而僻陋之人，亦未必無名器也。孰不疾沒世而名不泯焉。今也乎，肄業之日淺，雖未盡其所問，然非不與聞一隅，乃歸鄉之後，靜言熟思，心誠求之，其於自三隅又。董之有人，或有家貧而乞書者，子既已承先疇之資產，身有處士之義坐，以取給焉。財金料，王不奚索而

不可獲之也。人時，頹才之不匱，子之性之俊，豈濃之國，西密邇于京東，接壤于張，和多名山川，則其地之靈秀，乃是依歟。乃定省之暇，游張張固已多，才則事其仁者，友其賢者，豈可比僻陋苦乎寡釋者。謂獨行眾眾，我生靡樂，又何嘆離群之為退，乃就間燕以研精，群籍唯厚，是積以立其所志，以成其所學。而其所著作，亦慎儲自愛，與其求虛名乎一時也。孰若圖盛事乎千載，亦唯錐股繫頸之勤，將於是乎。焉得曰，不積多文，以為富余之所望於子者。

是矣數年之後再游之日余將見子之彫琢既成
爆發其竹采復來也已行乎勉旃君用好誦唐詩又
敏乎自運余為賦近體一章為之首倡諸亦屬而和
之以壯其行云

與滕必大

足下詩癖加以風流好事者其惟天性邪聞足下攜
中山孺然二門生游放豈陽諸嶽歸矣僕極知
必有奇事也且夕引領以遲貴來昨日中山生見
因審壯游之狀蓋山棲二旬餘左矚日軍之翠右觀
熱海之濤乃日浴香灑晞髮巖側則滓穢聲蠲心
朗朗足下矢詩首倡遂令二生屬而和之是時也
鳥伐木墟傳其響以鼓吹詩腸其他視聽之所觸靡
咸賞適意者惟足下固有此勝情也對彼

日如何如何

是時止論而已若乃其在山館之夜足下始聞
 持心醉其音嘯嘯不已則逆旅主人每聽其嘯聲
 進曰公笑非來我鄉一生不得與聞茲美音足下
 曰吾喜親聞其呦呦之聲亦有憾未見其食草
 之形詰朝其奴來告曰東澤有女鹿往觀乎足下驚
 喜乃踉蹌從奴之後攀嶂踰谿躡蒙籠不敢顧
 陽傷行石牙嚙足既而至一所奴乃指示曰
 欲見者是邪因就見之野有死鹿縛之樹奴之自張
 空拳相誇曰吾為公故黎明撰台榭逐鹿走險遂斃



○序類之二

送君恕序

送不君恕赴勝山序

君恕家本張之南鄙其父處士君既没老母在堂乃
與一女弟爭之孝謹君恕少好學隱然興起于吾黨
之風潛有東游之志居則鷄鳴孳孳挾策誦讀出則
游城中與詎八藝之士驩焉相覩談論曠日而不

家事稍薄其產故鄉曲多指笑其所為矣君恕嘗言
其母曰兒不容於鄉人所謂鼠銜窠數也且人有能
不能若夫口誦六學旁通子史歌之詩述之文華
袞其詞也嗚天下之諸名士相周旋者 兒所能

也我先人既立產業基址焉承而以潤數口之多然
造釀迎來送往者是則兒所不能也然我無兄弟可
以讓之者無已則妹乎夫女也者不可紹宗而不
贅壻者為之猶賢乎坐待其傾頽不如稱力以處之即
撰邑中子弟良謹者壻之遂推與其田宅焉既
方之志滋甚則深惟曰方今東都碩儒之淵藪而
底之徒於文學也亦猶齊魯之士古云惟數學半吾姑
他邦授業生徒以知其所困以知其所不足乃學屬
以苦務利其器而忘東游不然何以得見齊魯之士

也因吉之故於母氏既有日矣宗族聞之猶慮君恕
之學不足為人師而失糊口之計皆尼其行君恕曰
等豈以吾為道東豕乎固宜矣將謂彼童而角實
小子乎亦宜矣士苟通經何恤乎無家於是行也唯
吾行我意不取自公等之教即去在京師下惟鴨水
之上則從游日躡戶外履滿止幾妙法王實相主開
君恕工乎詩並召見之遂侍講于二王之邸居數年
會勝山侯從東都帥番軍之士戍京城侯乃君恕
親自問經又稍稍知君恕久有東游之志隨其後

而還改使使者持幣敦喻以起君恕君恕深感疾之厚
意速應聘焉即從疾之東歸途出張陽因請言便道
入鄉省老母其宗族驚喜各持酒肉來聚城中諸老
先生及諸知友亦皆來賀之於是嚮也鄉人指笑君
恕之所為志皆吐舌矣既而稅駕東都舍館未定先
許博平之謝紹介取謁我服子遂締交同社諸兄弟
德耀為謝阿阿可知也昔年余游張營及見君恕獨
之時乃為余誦其詩數十章余心已知其人俊才
忘他日必將有為者也今復申以同社之誼情好益

密蓋君恕自始興起于學固已淑艾吾黨而獨守其志
之焉抑其才之俊始先下帷京師敦學自驗此可
何其竭力之甚恕不能遠其鄉即其書於田間懷蠶
請書自為娛焉其所友者不過於一國之善士也此
奚異乎守林賊儒氏徒碌碌阿母之目下者哉又令
君恕未先之他邦又未摩厲攻苦率爾東游乎則其
器之利未必如今日也夫士不可無以學又不可無
四方之事果哉君恕獨能成其志矣余乃自吾無悔
於昔嘗心已知其人他日必將有為者非復也信也

而吾二三兄弟亦視君恕猶舊相識也君恕嘗曰
壯從今以往學之所至其進吾往也不亦樂乎吾聞
君恕既來東都始受侯之廩時先更粟諸金郵傳餽
老母于鄉且貽書女弟曰昔母氏皆嘗兒之食矣茲
物雖不腆秋侯之賜也敢供一朝甘暱之資汝其圖
自是每得月俸未以寄母常不先食其違際下
千里負其孝心不弛猶如是云今六侯隨例半歲
君恕從行夫勝山屬房州距東都不遠其地海山
環竟尤多奇觀君恕故自壯之且喜其行之邇而其

遊之暫也余贈以詩一篇乃弁之序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序類之三

巖母丹墀氏壽序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left page.

蘇志未嘗不...

其親皆非因而殆而二殆昧望其室傾...

夫夫益以其大蘇半也... 夫夫益以其大蘇半也...

巖永家大孺人丹墀氏七十壽序

今少時與羽之新田郎大夫益齋君相識蓋君姓巖永氏為人鎮靖矜嚴好禮受業闇齋先生門人明經術常豐豐焉於學身既為大夫乃忠信篤敬稟其天性執正以帥諸有司而遇家人子弟暨御臧獲婢妾皆有法郎人多取矩焉稱為有古大夫之風君配丹墀氏亦有賢明之資克整內範以欣家政生二子族人懸河郎大夫四宮氏無嗣季子為其後二子皆冠君嘗見之余曰藐焉二兒恐不才弗堪保家耶老

夫老矣恨不見其成立耳吾子雖少吾知其所知冀
勿見外焉余因其請遂字■二子昆曰公禮季曰炳
文昆季雋才俱勉家學且問古文於余元文中益齋
君即世丹墀氏自稱未亾人乃儼然壹守其家法又
俾二子滋讀其遺書凡大孺人之飭二子靡■不用
義方者而二子亦父事於大孺人唯謹二子盛年後
先各為大夫大孺人誡二子曰二國使若輩與政老
婦唯若輩忘先人之業之懼若若徒恃其才自有肺
腸其於先進父兄也即野人視輕易其所為為已係

卑輒欲掩而多上之不■顧速官謗亦或挾貴啓寵
言不遜讓事不仍舊貫而獨任自斷以制其下不知
群下雖面受戒令退復陰笑其大滿也苟如是則生
君子之志荒矣夫壯不如老者多也若輩敬從二三
父兄自是二大夫恪恭匪懈每蒞事必咨於周不敢
專之故二邸之士皆注意於二大夫云今茲大孺人
年甫七十秋八月二十五日其誕辰也於是乎二大
夫將觴于高堂見諗於余昔者正猗謬辱益齋君知
遇之詎乃雖不佞而有愧乎弗見其矧然猶至今日

與二大夫故舊孔云夙誼不渝則身覲其吉祥善事
私自欣喜將無若已有之乎敢修一言之頌以賀
大夫曰君家昆季獲天之寵靈何其隆也方今
國家封建之制列國士大夫皆世其祿然大夫之職
固當選才授位也其父析薪其子不能負荷乃大夫
之子恒為大夫實難必矣且夫諸侯國無小大咸明
而朝東也期而就國也有國大夫焉有邱大夫焉其
邱事一適于我為埤益於國事也故邱大夫之子恒
為邱大夫是尤難必焉者也二大夫業已嗣為邱

大夫蓋各以其才獲乎上也即以其才獲乎上焉其
所仕殊國若或昆季共為國職則自非得君命奚以
私越其竟而並奉大孺人於一堂之上邪今也二夫
夫所職皆非國而邱而二邱相望其室則邇固非有
竟外之制則往來從爾志未嘗一日違鄰下而祭祀
同福歡欣同慶者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二大夫其能得
之矣天實假之才以令獲乎上又從之願以令並奉
大孺人於一堂之上此其所以寵靈於昆季非獨
取尤難必焉者也雖然二大夫非因先大夫

旦暮憧憧

之遺學與大孺人之教飭安知德義以定其位孝悌以施有政遂使人稱曰共是保家之王也如斯其美耶亦唯天之寵靈於昆季者二親焉依而益顯也大孺人年雖七十矣精神夔明不屑恃粥待輿而五官之所葆無復異其壯歲之時中夜猶績且燭下紉鍼云凡兄弟具爾以奉其親者孰不望錫類於二大夫乎斯余之所為賀二大夫也是日也二大夫命爵誦此言於大孺人之前大孺人乃曰石子不賀老妾而賀我二兒者抑有意哉此言也先君子之靈亦嘉

之豈唯未亾人而已矣因又欣然稱觴申賜二大夫焉於是乎大夫請余併書其言昆氏名貞榦季氏名成與俱工於文辭而有父風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書類之四五一

尺牘二道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left page.

美奇園文集 卷之六 六食癩

Blank space with vertical line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text or a diagram.

相驪 總年

答守伯亨

昔者僕嘗與君家先考秀緯君及滕順得倉美仲田俊心
 之輩俱從服平夜食華先生游宴也率無虛月于時
 僕少秀緯君二十年而僕穉且狂酒時以性每與秀緯
 君抵掌談論况相相匪匪蓋恃其雅愛不自覺其不遜也
 今而顧之二紀已前邪嚮吾服諸服名林士遊從吾服嘗子嘗者嘗少嘗林嘗尤嘗為
 秀緯君之胤子因就就睹之無非為秀緯君者酒既既為
 相與也抵掌談論則其音容志氣之相肖僕乃

美奇園文集 卷之六 官

醉而以為秀緯君復生也既退稍稍心謂昔者此其義於學止論其如多文辭乃至筆技之妙亦當時稱吾黨無與比焉伯亨即名父之嗣其音容志氣肖則肖矣第未知其於文藝奈何耳忽接惠書披讀讀之乃至情之甚與筆不獨音容志氣之象賢已未卒業僕乃驚以為不緯君復生也即及復熟誦輒蒙不棄猥承通家之僕不曷敢當之不堪多謝因對來諭適憶曩昔所與俱諸君皆已逝為異物而者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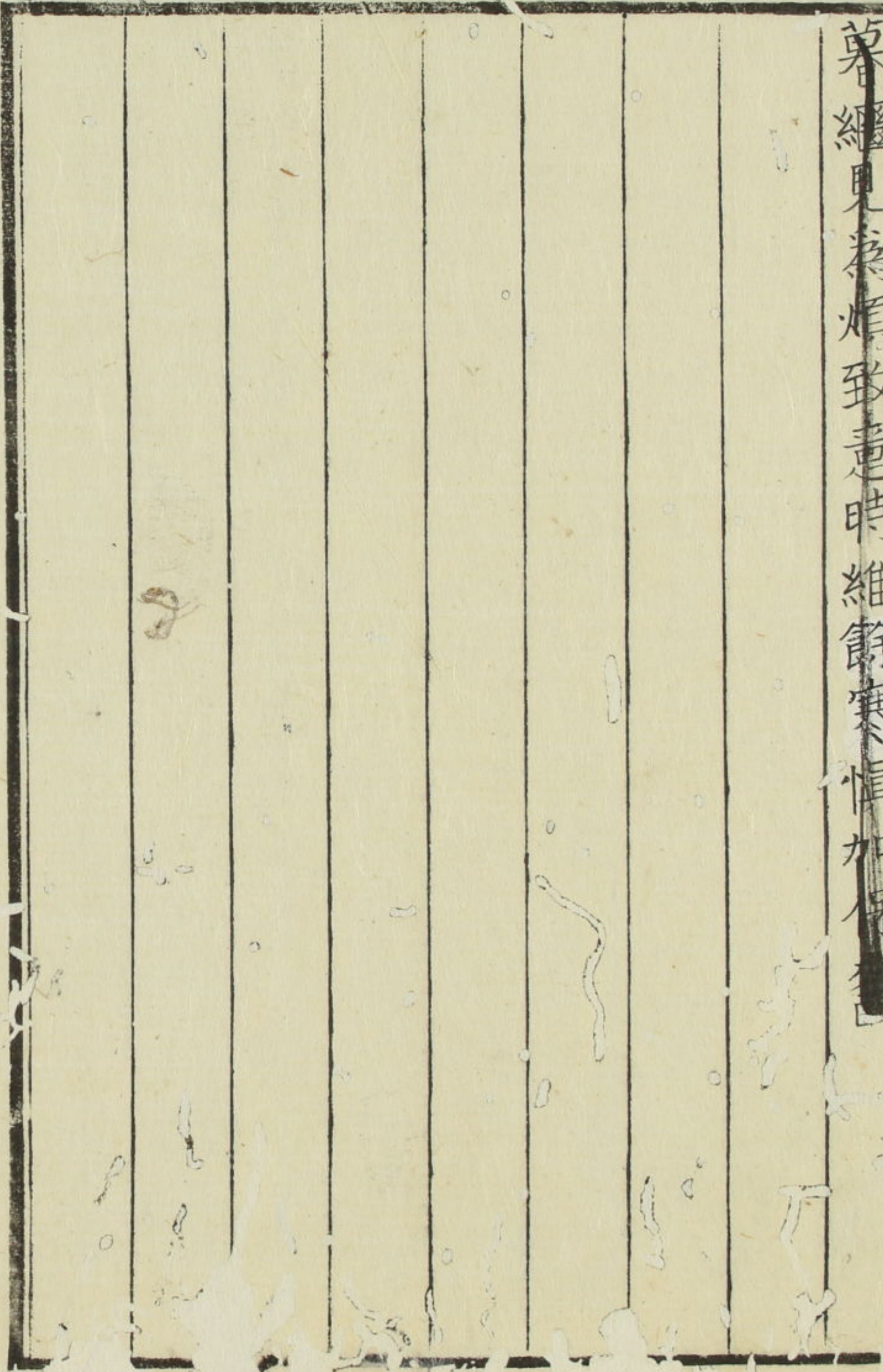
調護寒日加

悲憾何極獨所喜者服子歸然如南山之不騫下崩唯是皇天鑒一老載錫之光而門下諸子英俊疊起即其學術文章倍敦於言時足下宦學講業于其間他日所大成不難乎為父之後哉愚如僕朽材鈍質於今之諸兄弟無為之彼徒以耳剽日久枉承諸子之愛爾過獎之甚曾用慙也從此以往每有勝會乃復與足下抵掌談論則象賢典刑尚其有之秀緯君果不死是為可也也訪俊卿自南北伊阻波此契濶想足下富且

蘇文忠公集

子官歲

暮繼見為煩致意時維餘寒慎加保重



與滕必大

足下詩癖加之以好事者其惟天性乎聞述
 中關山浩二門生游放豆中諸嶽歸矣僕極知是行
 必有奇事旦夕引領以俟貴來昨日生見
 過即審壯游之狀益山棲數旬左仰日金之峯右觀
 熱海之濤乃日浴香灑晞髮巖側則滓穢罄蠲心胸
 清朗足下乃矢詩以為首倡遂令二生屬而和之是
 時也伐木啼鳥遞傳其響以鼓吹詩賜其他視聽之
 所觸莫非賞心適意者惟足下固有此勝情欣對

凡
寓

七言絕句五十
云余取其稿而覽之
野人物各叙本事皆窮詳悉能裁其難截而為絕句者以
收之二十八言之中其施詞妥帖深穩誦之則清
條暢毫無蕪音累氣又不成齣字嵬嶮之語而藻
整麗聲律和諧洋洋其音絢綉其文乃愛既及復不
能釋手其所特賞者事之不可遺辭情之不可載筆者或
擬托以稱物焉或譬喻以通意焉令人卒業之間怡
然不辨非其華夏之事蹟也蓋五言
讀詩每觀文
鳥生民思齊皇矣六月韓奕等諸篇乃謂後世稱詩

史者雖其言載世而遷其體因人而殊然其各就其
實詳叙所由而本之溫柔敦厚之旨者豈得不派
斯焉邪今閱此稿蹟數亦能得詩史之大體矣且夫
詩人遵制於前世取材於先民自古而然是故閔
固已伐柯乎殷武之頌振鷺猶尚準繩乎邶章之什
材匪用其新制無渝其舊後死之徒僉率由之潰數
之為詩其法也體也詞也制也材也皆求之書皆求
之唐惟肖惟肖矣孰謂非唐音也懿也始可與言詩
已矣夫國史中
尹蹟可詠於詩者固非

隳數之技亦豈止於此耶然方言之不可之瑣事之不可飾而雅之者不為不寡則以多取而詠為即強而多取乎必也其所詠造語鄙倍制句險澁而格不可高調不可恊也不敢貪多唯五十章而詠止者此隳數乃所為篤于詩也惟隳數夙達茲旨妙闕其秘則以干將之才火齊鑊錫之精英一囊箒金盡躍乎冶中既剖刑范剝脫之砥礪之及其成也縵理龜文何求不有可以刻盤盂可以刻馬為善哉葛盧之號其能稱之伊人所行佳唐音

而自命此稿曰瓦鳴者蓋其謙之乎抑亦禿子之意也

寶曆丁丑之夏 筑波 石正猗撰

Handwritten notes in cursive script, likely a commentary or transcription of the text above. The text is written vertically in several columns.

隳數之技亦豈止於此耶然方言之不可之瑣事者之不可飾而雅之者不為不寡則以多取而詠為即強而多取乎必也其所詠造語鄙倍制句險澁而格不可高調不可恻也不敢貪多唯五十章而詠止者此隳數乃所為篤于詩也惟隳數夙達茲旨妙闕其秘則以干將之才火齊鑊錫之精英一藁簞金盡躍乎治中既剖刑范剝脫之砥礪之及其成也繆理龜文何求不有可以刻盤孟可以刻馬為善哉葛盧之號其能稱之伊人所行佳唐音

也 悉而其詞典則深鳴者蓋其謙之乎抑亦禿子之意

寶曆丁丑之夏 筑波 石正猗撰

Handwritten notes in cursive script, likely a commentary or transcription of the main text. The text is written vertically in several columns.

日蓮宗御書

贈岑歸昌序

余講業于郭北也僧之有意於五者時間有之夫僧也道其所道者也僧而就吾者豈徒哉皆自有其不將假道乎吾文辭而已矣吾亦知其志之所在每立門牆不敢麾之乃開蓬篚之廬以羸苾芻之士遂驩焉莫逆乎其心然而彼徒之於文事也先入為主舊聞是錮鼻論儕俗塗其耳目卒不古處則眎吾所業豈以為箕斗不可簸挹邪乃喪資斧朶頤而遂終不能盡其才者又有故既入吾室焉亦不為從

蓋道不同相為謀吾唯以我業應其來耳
年張僧慧豹外張人來就余受丘氏春秋无其所憤
併也其所請益也每起予為余心疑其志似亦非佳
假道附文辭者且知其未易才也今茲冬忽儒服而
來乃北面稽首白吾家本西肥姓岑名鏘數世武弁
鏘幼志於學吾父命服儒服亡幾會遭變故隕家
國且有所避匿吾父屬鏘于鏘之舅氏為僧而狂
者故姑少假形乎僧然志若志焉而今所避匿已釋
矣故復儒服已不久於僧乃為吾父與舅氏為鏘也非

直為鏘之遂志願焉自是將改事門下然若謂夫夫
也率爾遷其業此無特操者非吾徒也即命小子退
之今日又謂唯何甚而與其進亦今日亦非
四體進退唯命其誠慤出於心本而辭氣激厲余曰
如子所言則其不獲已姑少假形乎彼也非義從之
初矣且有所避匿者可無不為僧牛賣卜方人猶度
之不為耻焉今其所避匿既釋矣及其假以遂其初
何業也何可並有誰復謂率爾遷業也吾子其安之

請老得所
第下座則為
館中書生之
備

亦非敢辭也敢布

日從是

此來病憊得英才如子者亦唯不能教育以為樂
愧請子與吾三三子周旋必足以盡其才遂使諸子
定交於歸昌諸子亦見之若舊識每群居講藝各下
上其論歸昌之所發未嘗不中久次生徒之心而令
四坐稱媮快也歟曰歸昌之復其故業也抑亦諱其
衷邪若俾歸昌永從事金翁叔之父之所祭而升服
草食區區終身焉是無天也其朋議如此余始見
私疑其志似亦非唯假道者果如所卜公諱
先既作叙美之又請余有斯贈

日女栢木氏

永戶翁墓碑

翁諱重儀奧州勢至堂邑人四世之祖栢木隼人
中仕白河左兵衛佐義顯有故屬其弟白河
郎義親麾下同僚士某性桀黠有譖已志遂殺之
其源六匿于長泊是時勢至堂邑有越中者養隼人
為義子其孫某襲稱隼人生四男二女伯為嗣叔出
為會津真舟氏之後季出為石井氏之後五生三男
二女使長女奉其家次男復百下氏次女嫁真舟氏次
乃翁也次男住長泊而翁之叔父真舟氏服賈年

翁子

先以其先塋在長河徙居之使翁助其業翁乃為
產與時逐利行商常毛之間不數年致萬金厥後郡
山南永戶五郎八者累卒無子親戚相議請翁以奉
其後是翁冒永戶氏乃娶相良氏生三男一長
重周仲重豐復柏木氏李重富字子有好學其修
禮於余自稱門人重周以享保丁亥歲先卒有遺女
嫁大河內松山氏子有即得為翁之嗣蓋翁性質直
誠慤承永戶氏之後自為治產兼業農賈躬自耘
欲常以儉率下其飲食必與妻孥同焉其苦樂亦與

田園歲廣貨財月殖富至巨萬既饒則賑給親故
舊之急者周矣晚年施僧修寺尤為多寶曆乙亥
秋水潦為沴年穀不登翁乃開倉廩發囊裝悉分邑
中_之資者於是乎有盡財之名寶曆丙子_歲翁疾篤
屬後事於子有且曰老夫於治產之業其竭矣也久
矣雖_能上則富國然下則富家不敢讓也凡為家
者躬自儉約勤贍親戚子弟之仰給於我者此以有
餘補不足抑天之道也汝其勿_忘我業焉越秋八月
四日卒春秋實八十有三可謂考終命乃葬高_山

如寶寺正倚曰昔年翁外孫僧洪問余世典時時
為余語翁之行事因獲詳知其狀翁少助其叔父能致
萬金又自為治產農賈相兼萬其身守儉節用至并賑濟施僧且凶
歲抹邑中之荒則多散金粟少無顧惜又不見德色執
何其如是也若夫世不齷齪富人織嗇是務視。其勿錢
不予坐視人之轉溝壑者翁之所甚惡也於乎翁其仁厚之
人也哉余因子有之請乃作銘銘曰
可殖而殖可施而施承命以富不敢鬪智優游卒歲
壽且樂易餘慶爰膺子孫之利。

陪服子遊東山嘗先也

華堂高倚枕臺隅

寶鏡光搖映斗樞苑裡竹含烟霧羅

池頭雁隔芰荷呼

平朋亦傾爵倡家客知

猶餘

五刻便門橋外連游騎之躍馬春風人裏隨古

貴爵五錄雪爭光遠玉舞碧蹄何惜踏冰花

而無異論傾其善者何世

而遊
饋
書

大端

連樂也

亦足下
好事之
所職之由
不然守得
自彼出此
可笑之事
耶

之鋌焉孰若我儂吾又慮人取之故繫爾足下茫乎

失望即吐舌退矣僕聞之言未畢捧腹將絕倒焉真

麗豪一田奴私聞足下欲見其形即以為此當云

舖之膳遂誤取之白茅純束之義以曜已膂力為

而主人亦因嗟賞其音豈謂我有嘉賓俾鹿鳴是聞

何饗食如之率爾示德色為邪二人者雖皆草野而致

紕漏然非有所職由安得自彼出

用下是行也果有奇矣其凡流好事之所

然也而客中詩癖之所發亦當溢囊盈篋括目將

後前園文集 卷之二

窺其伎倆之所効也晤言在邇

與田隲數

霑霖垂二旬雲霧蔽日獨坐漏屋未秋先已懷張煎
門之愁苦方此無聊適構思於足下見屬瓦鳴之聲
數日而脫稿昨既托公謙致聲中所述後世稱詩史
者豈派乎詩之玄鳥生民等諸篇歟是歷代品評家
未嘗言者僕獨得之新意也然未敢知其然也亦耶
嘗試舉以俟老於詩者之督已焉又言古之詩人取
法於先民卽引閔宮與殷武振鷺與那章以証焉不
知者或疑殷頌周詩意思略同未詳何謂豈以為古

可矣夫虞晉同姓而魯史之嚴猶

人作詩宜縱心之所之以發詠性情不可摹倣前脩
●●邪顧世運之叔言其舊而新是謀乃僻其所習
以私慮度古人終不復覺其言之至于斯焉此紫陽
氏之賤儒也唐人主第應制諸作多如出我手者
且鳳皇臺隱枯于黃鶴樓也唯其似之王少伯蘇擬
此二詩有萬歲樓而三詩皆用同韻衛萬李白共賦
吳宮而二詩結尾同句其他諸公同意同語者不可
枚舉皆互用並侵不厭剽襲則詩家之常政可以知
也朱明諸名家亦競為唐詩各臻高妙其中

而歷下別用一家常語凡先輩論述體者

無異論則從其善者此詩人之致也物子嘗論詩語

唐詩之遺獨在於明故自撰唐後詩以布行于天下

其意固在使始學者假于此遂之于彼也是虞國

耳既入唐域何有乎明我則晉獻也自魏還襲之威虞

亦可矣夫虞晉同姓而雖魯史之嚴猶不名于獻而貶之矧於無段

學于明者乎世有唱明詩者●●●其明人小

子同然相和前者喁黃金後者于紫氣曰青山白雪

曰萬里中原而風塵而湖海明珠也伏枕也病裡也

唱

卷之二

用此語冠履錯雜事固何啻君釋此語則不能裁可甚者指醫之宅梁苑云平臺云美僧之才比馬卿方子雲者於是乎作吻

唱

爭富與豈不口猶甚乎司馬側之於酒至其吐而成章也匪論所賦之題引遑顧所照之人物壹是皆混用此語冠履錯雜事固何啻君釋此語則不能裁可甚者指醫之宅梁苑云平臺云美僧之才比馬卿方子雲者於是乎作吻兒延譽於閭閻之際嚶嚶然曰盛哉滄溟茂以尚焉吾亦擬議其由滄溟而有知乎可不合寃於地下邪見宿士之能為唐詩者輒撫掌曰惜也斯人而為斯陳腐復被少陵之鬼馮邪殊不知已既被歷下之厲崇焉然兒輩何知亦唱之之罪也方今吾黨之士亦

不能從曾
忠告三義

此論定誰以
易之日

於明不令人進步于唐厥躬亦整饬乎嘉隆者即是物子之罪人也昔者端木氏使西河之民疑於夫子也子輿親責其罪而不末減縱今子夏者其賢賢猶古子夏一聞此言投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僕也閤忠告之義則徒默而旁觀已矣從此以往日躋月烝盛振其唐音終一洗茲齷齪以結兒輩之舌者其惟足下乎故申致意於斯焉耳矣足下其勉旃公謙所為跋語味言之喻實有旨哉何日與足下輩舉杯望青不既

六朝文集

與士寧公綽仲英

恭惟天既降我服子以應命世之運凡海內珮紳君子知與不知莫不仰止者久矣天而猶不厭厥德又俾我三長兄為倍貳各以英特之才踰附斯文如月之恒如日之升今為盛矣而三長兄之於文辭皆斐然備成一家言以表式于吾黨也蓋猶梗楠豫章相為棟梁之用弟無似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乃當吾世親獲師其師而友其友乃不自揣摩厲鈍才以充育英之末三長兄不我遐棄推齒齒待以久次列右有後為

有
心
相
謀
也

重者莫不相計而考君之情也。比其遇身無似未嘗不私感動於天之所以假吾者亦復多幸也矣。卽發憤讀書於甕牖之下固已不能懷獨行子之德乃唯削鉛操槧刻苦雕蟲之役以竭不肖劣惟日不足居恒每觀三長兄之盛藻不堪絕倒輒欲堯其筆研然宿好成癖欲罷不能亦唯驢鳴或或觸興發而已矣。比來從游二三小生收錄拙作彙以屬稿第乃舉而閱之其詩其文皆茫茫荆棘其中幼時所為尤多蕪穢自憎其蚩鄙隨卽蠲削易稿三四既復校

之蕪穢雖既芟矣其荆棘者自若曾不足以爲薪樵焉。何況可與大廈之材相比方耶。而猶載初年詩作十之一二者皆與舊時知名諸老君子所答贈而弟亦嘗所以蒙其寵光者迄于今不能敢忘則不忍割愛於雞肋姑且錄于茲終當棄擲請勿爲笑卽今所略定草稿初編十卷置諸芙蓉館私托十太輪次致之三長兄伏願●●惠而賜省乃指瑕教督所不逮猶且伐其枝翦其葉遂令棘心矢矢得改其觀者舍三長一諸昔者丁正作

色於曹子建子建... 至其曰文之... 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子建特嘆其達言友
今三長兄天縱英特其體通性達受之自然者... 慙於陳思之才也則弟所大請者亦猶丁生之志也
敢盡布腹心庶幾其有榮施之乃經刪正之後將使
二三小生詳... 明楷淨寫以備暇分之覽觀焉
若乃當其時並賜片言以冠其首亦唯據茲益為之
重萬一有傳于四方則凡海內仰止乎吾黨者乃望
見弟當吾世獲乎賢師友而躬自承事之不將以

寔嚴
兼代前物
莫愛
幸甚

不得其門為不幸哉苟得所請以從之願雖死且
不朽也然後愈益知天之所以假吾者亦復多幸
云爾非安焉雖然三長如曰區區驢犬啾發此非校
山力所能助則弟所弗敢免也諸惟... 加垂察
唯是鶴立企佇以俟有嘉惠爾不勝惶懼之情

與嚴士驂

足下既已以移疾閑居固當因藩法謝絕外客
猶以私相延接置於曲室密爾討論斯文亦何好學
致厚誰居為茲厚於... 非子羽氏邪

東晉書

以
下

○人之視聽
亦可畏也

於井野者次矣僕亦幸濫於其間乃安及謬蒙推長之敬者又何多幸也爾日也精餽美饈物其多矣狂恣雖我輩之常其在初筵乃心謂爾已閉居為上之有藩法之嚴中之二親在高堂而孺人處禁中饋下之有奴婢之共使令雖曲室之深乎無乃目之所睹且耳屬於垣邪幾無令上下怪於足下俯而假飾禮容亦猴而冠固何克終酒酣耳熱醉態間發詬勢高張抑若揚兮遂不知夜方艾矣定下則平生能容其狂且雖能禦侮我輩我輩不能無令上

笠澤巖井先生墓碣

先生諱世翼字子羽笠澤其號姓巖井氏數世仕在河本多侯享保壬子歲夏四月十八日先生生于東都森河邸舍年十四歲喪母二十二歲分士言君卒乃襲祿奉先祀二十八歲有故致為臣而退初士言君既婚不有子居七年妻氏始震先生自震至八月免身焉士言君恐其夭折請禁方於一良醫常餅之既及口食岐嶷絕倫士言試授之孝經旬日上口十三四歲甚好文學不誦你技能唯以誦書為

一室操筆探策且讀口皆使其子就受句讀而訓導不倦如老儒士人以奇童稱之比弱冠其所手寫書溢篋充棟及始讀抗物氏之書私淑其學乃嘆曰不仰太陽之照安知衆星之茂自是大誦古文亦如其教然不定師唯得與太宰先生德夫再相見而已其罷去時身九駒籠始見余驩如故知乃下帷講授焉生徒觀贊歲時束脩僅以奉菽水然以貧不挫其志愈滋敬業諄諄善誨人以故從游益衆稍稍致積以盡其養高崎邸

士大夫多受業先生者其疾聞之命有司每月廩人繼粟寶曆丁丑歲秋八月以疾卒葬城東淺草里

山中先兆側前是九年先生受室木邨氏有子二人皆夭唯遺一女齒纔二歲門人身議以我黨處士敏之字愚公者於余不姓紹業以經紀其家先生家本貴族堂構相承位祿亦崇幼從義方能嫺父兄之訓為人溫厚寡欲而言不鄙倍其於所交久而人益信之事後母孝順遇家人惠和益先生守學惇篤思其始而成其終勤而勤之勤無謂

其家系行
不知其他
別具手
誌與

博而精矣所著書錄其文集若干卷往時
正猗曰余與子羽鄰居一紀于茲以吾一日長乎爾
嘗辱兄事之誼矣子羽體貌短小其中退然如不勝
豈以不彌厥月而降故乎其徒皆嘆惜弗永命以
觀之以彼弱之質保茲四十之年抑天之寵子羽
耶其所錄諸籍多有補始學者其言亦足以
傳于世何復憾其不長年之有是為銘其辭曰
樂教育古之徒善道微猷俾勿堯君子儒與君子儒
也嗚呼死而弗朽者子乎永言覆露髦士母

是謂不朽也

後林前水
壙惟子之宮
子之里
之山後林前水

即安于此

〇三〇

送法弓師歸三河序

法弓師夙入紀南之祖蹟闕其所道密乘之壘又周
游四方徧諮名碩諸律士遂來自三河僑余廬側居
之夷攷古文數年矣余問師從事斯文也為好之
篤而信之甚乎則曰在昔我南山友師西游中夏親
奉大法而歸乃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而參人民之福
福即修禱事則銷惡運導迎善氣因其履信思順之
心所居轉災為祥吉無不利也厥身瞑于南嶽殆乎
千禩眩茲來許神理如在逮于今天下其誰不仰止

法弓師文集

卷之二

焉然不其始而言則天縱聰明多材多藝實章學儒
習老且名削墨敷字是故三教乃作乎少齒五筆之
稱傳乎異世

弘仁天子側席尊崇之者亦以其兼文學也緒餘之
所及其詩其文一時諸博士非所敢抵齒者性靈之
編可以見矣苟遵其道者文事安可廢乎然三教
之義其諸謂何後之祖述大師者其業非不精其德
非不劭雖則勇猛極力纂修密乘然唯戴盆乎一端
其心如結何遑顧外典也近世有微公者出興文

大飾壇場殷庀寶器乃假法設誼依託祈禳曰吾法別
有所受上之天若大旱吾能致霖雨而除星辰之厄
定山川之變下之吾能使人析人之珪荷人之爵而
子孫其逢吉何有於病與崇即有人倚之者則齋肅
致齋焦心敝神七日不寢兼旬不食者安歸乎歸於
富厚也第令得驗使以進於十一亦多言或時有中也猶將
據徽乘倖自外被殼率強內不繇中出生於心者每
設不失前禽焉斯類而至箴之盡不亦幾乎銜其
機其符其星播刀布賤巫氏之耶我師恒鄙之言

斯假
之化員也若

亦鄙之而已。偕隱之願。爾矣。吾為事主于利之
亦在天哉。今茲師將歸省。老師來見。告別。余問。前
白足有復東乎。曰。貧道從吾所好。高蹈千里。學步于
茲。不敢為臯。若我不良。何今欲還鄉。復故步。或懼不
免。匍匐之訕也。然吾足尚在。盍復東西南北乎。正猗
敢贈言曰。鳳公之於眾弟子。皆子視之。害厚。言涼。而
知師唯當卒其未卒之業者。使師姑舍其所道。其成
得游吾黨者。又何其鑒之昭哉。師亦灼知。厥若仰體
三教之原旨。以繼鳳公之志者。可謂克承師匠而不

學於智積之山。將干城大師之遺業。其志偉哉。然其
徒不振。固承而其肆。是屏焉者財。一世而斬。是為可
憾也。我師瑞鳳有慨於斯焉。乃深惟曰。夫大師之於
儒也。其時則當李唐之世。其為誦者。皆古籍。趙宋以
降之書。不與焉。吾徒為學。自非知古。安知大師之所
為。於是乎東。問儒典於太宰氏。歸鄉之日。語晉曰。
老子能知女。亦在此好也。從今姑舍我所道。游方就
學。卒卒吾未卒之業焉。貧道不自揣。乃陳不肖之力
者。為是歌也。頌然一曲。不實。諸。亦唯我。亦。俾

欲羸反細是意耳余聞斯言極知異乎他三之撰也蓋師為人坦率而虛澹接物世紛不入於心攷藝之暇好作詩尤倣唐聲適得一題則沈思苦吟數日而成成亦非其得意不敢示人乃謂遲巧愈於拙寡篇勝於多篇人或問以師之才蓋作文乎曰吾命方鳩材積土他日將築而考之當其時使而傾輪與而賦斯干之章邪請少族之人又問師亦行將主于利乎曰以蟬游之年安得鑿茹後有主利之役與否耶吾唯知有今日而已且夫今之密徒幸獲主一利則

辱徽音矣往近勉旃因拊其背曰後有傳碧海之瀕一偉僧出其人匪翅幽贊神明通合天人由其履思之心陶練之功蠲惡運來善氣而已大振其學既覺後知之唯彷彿一端諸密徒使彼始知南山之遺三而廢一不可相從風偃之者豈師邪鳳公昔嘗與我先大夫相知師之與余相游亦奇哉

靜勝寺記

靜勝寺在東都城北巖淵即吾侯始祖道灌公之墟也
也 稭旨誣譜牒源光祿賴政十世孫諱資長道灌其號
姓太田氏官左衛門大夫長祿文明之際屬相州扇
谷氏攻城略地之功不可勝數也嘗好文學善詩歌
旁參禪法其人文武良將稱焉灌公嘗於武州所城
數處而巖亦其一也灌公生資康寔為 公

公生資高寔為

公

公自居巖淵城

從巖淵移江戶城是時毀巖

建寺乃安灌公

又觀音大士亦相傳大士像

是僧恭澄所造而

公所常奉者也初灌公諱

寔為道真公

在武之越生城時築自得軒以為游憩之所灌公居

江戶時構靜勝亭蓋取諸

云故及公

建寺時因命山曰自得命寺曰靜勝蓋示先祀所在

也即俛灌公所善僧雲罔者以奉祀事實大亦中也

永祿中公子康資自江戶城出奔房州於是乎太

田氏漸衰寺亦荒廢矣國初時公子諱重正起於

房州賜秩五百石及公子諱資宗始為侯封于遠之濱松

食邑五萬石於是乎太田氏亦復貴盛矣顯公聞靜勝寺

先祀所在而其田為豪民所侵則有興廢之志是時巖淵東

叡王邑也顯公得請王臺以田若干屬于寺王臺右司朱爾

副焉於是乎寺復舊觀寺原隸寺改隸寺皆顯公

力也自顯至今侯三世其間移封凡三今封地在毛之館林享保

中吾侯所修權公祠寺益得增飾今茲己未余邀築先生

石仲綠游靜勝寺遍覽其境山門北曲墜石為磴榜曰自得山

左右楹各有榜皆共韓人西者書入門數步於左灌

六士龕東面佛殿榜曰靜勝寺

雲岩寺書此榜與

門諸榜皆顯公的... 呀周池而成淵曰鶴塚曰... 淵水禽游泳隍中荆棘灌叢鬱若... 於群木是乃灌公嘗所封殖云... 下而賦其棠之章半西北隅有臺址焉... 房海通之千住淺草下谷邑屋相屬... 下其概如是若血吾族之先世皆以... 墟也方今海內升平臣等每游於斯... 然邪因竊作是記藏諸都府且請... 鳥

書類之六

菱荷園文集

卷之

靜好館

與舟叔龍

貴恙奈何夏月羸... 然不至就牀... 讀書於陋巷時僕... 吾子舊喜詹何之... 持鈎箴芒距相忘... 朗是亦吾子之常... 務嬰心中若結轆... 少惡之發或比之... 由昨

近郊偶植杖臨野水游魚

為心似埃芳

因心謂

子嘗有言曰

釣以復獲獲亦不貪

病必廖

子嘗有言曰

釣以復獲獲亦不貪

以遺百憂而

今籊籊竹竿豈不爾思試謀之

婦氏豈不喜而賦采芣三章曰

子于釣言

繩之繩

僕所勸於吾子唯是矣

吾言無意耳

初論追而塗抹者頗多矣將以此詩補各卷之

闕伏乞 同盟諸子刪正焉

石正行識

昔歲 脩竹館記

為紹介

余游張主千力之之家力之觀其所善橋

生者於余曰伊人身有處士之義居邑屋見敬且名

善書而其於學人所應為其不必為人所應不為口

不必不為實敝邑之一奇士於是乎吾見其人矣吾

聞其語矣而以為有讓讓君子之風者也今

生因力之遠請其館記今夫天下好事之徒聞某所

有藻雅士乞言於千里之外則承遠方

熱燥吻之餘不控衆告于筆

茲

555555

石正行識

薦其所善

其人未聞其語假飾所匪吾... 存輒庶之... 焉此
非獨求者浮慕之不是亦應... 其躁之非也故...
四方不虞之需是吾之常力之能知吾素明感其情
以見懇示其狀曰橋生好竹故以脩竹名其館并覽
其圖恍然遙... 軒庭之所布置水石之所環匝其運
用吐納極單其奇思也未嘗不心形俱往於千里之
外矣然翹焉謂吾趾未涉其境吾目未睹其館即率
爾下筆無亦侈言曼詞多忒本實乎當復無記已...
翻然謂吾於力之世親相厚且同盟相情則固無辭

揚鳴

固未易

契

於力之吾於橋生既見其人矣既聞其語矣亦不可
虛請於橋生豈翹無辭於力之而已可以有記乎...
聞橋生固奇士頗嗜彝器玩好館中所凡皆異常之
具而其好竹也將殺其青青者為編簡且撰其若
玕者為筆管邪曰不然將截其... 者為律
且折其籟籟者為釣竿邪曰皆不然... 絲... 欲...
橋生之奇者不亦左乎請嘗試言之古今言書契之
技者誰不仰止晉王... 子橋名善書... 精神...
致... 或其從容之時... 及... 大... 及

學

騎者思騎曹反夫竹則何但指竹曰竹一日無
 此君耶若然也者將謂橋生欲王氏是學形骸之此所
 以更遠物殊知外來與我為一未有不合內外而事濟
 者庸何傷雖古以竹比性之善又稱東南之美詩詠
 淇之物所出賦有斐之德則橋生好之意在於斯亦未
 可知也昔吾聞力之於橋學之為與其所以奇士
 已信為今橋生請記使力之謂唯好竹不敢謂其
 所好之意是吾嚮所謂有選讓君子之風者也
 即敢綴一辭也不知其中也耶否也耶其於二生也

非匪吾思存何復論趾未嘗涉目未嘗睹而親
 其所好之意哉是亦可以為記與耳未親聞其

一意哉是亦

為記與

不亦喜而賦

和獻吉

契公望相楚
空居於此物
兼獲亦以爲
彩雲沈几北
中林早識書
送所似移香
家私已散會
志乃已歸舟
送對友人
直指空而老
望歸心務
不亦喜而賦

孤雁行送桃溪師還北地

群雁前日去孤雁後多日
削羽蘆花隈不敢逐其匹
還應瀟湘春愛聽帝妃
琴江城四月春色殘楊花
落盡雪漫漫黃鸝未老
綠陰暗子規聲墜雲端
如是風光誰辜負請君
須更留錫看明日君去
遠山曲今朝送長河干
白牛白象共引歸曠雨
雲飛誰道禪心無愛着
數行淚沾瓊瑤衣為
期重來遊斯

從秋雁向南翔

兼將

廣為當年
白頭
夏晚
公見
詩奉和
方外交
觀之氣
同中
危也
在兩
清涼
其驛
却以
是片
雨梅
檀林
表送
涼風
烟荒
破修
為何
故日
子修
終

石橋山懷古

橋山天險倚千尋
憶昔勤王霸志夜迢旄
頭星彩散月昏
首血痕沈一從七將知興
廢遂使三軍重古今
此地猶餘潛匿跡
雙鳩飛處萬杉深

同諸子皇子川納涼二首

郊天移步處
稍覺絕塵囂
涼風滿流
起風聲
堤草遙
牧人爭
洗馬村
老巧兼
蟬
愛此清涼
炎氣堪可消

逐

日

遊故壘舊市敬梓作新豐河嶽移雲
枌榆揚閩宮練光翻去白林池波來紅避暑
佐辭飲酒家在水東

蓮池漁舟

十里芙蓉滿綠池玲瓏相照露華移舟中
坐月人如玉不是蘭橈勞越姬

月下聽西鄰琴

隔竹涼簟玉柱低了鬢雙侍和歌齊月
光似愛曼声起猶曉波波倚閣西

映

延山嶽名勝四首

當年開士望鄉臺日日思親揮淚回度每
風濤南斗外孤帆遠影至今哀思親隱
欲攀子高頂見是華樹裡潛通一徑斜神
雀曾從投此嶺猶餘羽異影映朱霞丹雀嶺
鬱勃天墟南極寒照未釐上五曹長人問何
得無量壽濡足衰裳渡嶽漫舟星島
僧汲澗伽瘦獨倚山房移步却朝暉石
花點濕雲徑回崔嵬石滿衣新似向

起似深

夜雨如... 古... 山... 如... 游... 庭... 詩... 香...

秉

源賴政

成詠獻

雲霄宿衛重良哉華省爭推文武才... 朝荷恩爵去射妖夜賜寵回一令赤甲... 橋下終是金輿敗水隈扇樣衣然芳草色... 空餘梵刹鳳皇臺... 足利源直義... 朝廷南北割藩初佐命偏秉戟仗餘劍... 未知還御府殺氛猶自傍震居院開勝地... 分僧席館高倉簇客車... 一從瀟大叔

春深蔓草竟難除

高師直

北朝刑政任強臣兄弟俱誇入幕賓
青原開苑囿停車紫陌遍王人心期阿監
傳書好目送曼姬出浴新武庫長堤并獲
日往還無復吊河濱

同諸子登江左雷音閣呈吞公公善
西及琴

鐘樓鯨吼振江臯經閣雷音入海濤
葡萄

開時停客履蒹葭深處繫漁舟
虎溪嘯起雄風色龍穴吟過涼氣高
不似禪餘耽西

妙兼客方外聽琴操
聞友人歸隱豆州賦贈

風塵勞宦游昨非回首似雲浮
懸車地簇烟霞古採藥山連島嶼幽
別後音書傳塞雁到來身世伴沙鷗
霜深御嶽舊如錦高枕應憐柳葉秋

皇子川水亭送高生還巖月定善醫

如飄錦

載

出錢如何酒復清
離歌即見故人情
到來郊北湍流曲
歸去天邊巖月城
千載刀圭推仲景
一時唇舌有君卿
涼風吹送鄉關路
好括青囊信馬行

雲州大鼻禪師游東都頌工詩予辱

文有年矣今茲冬寓維師持石大澗寺

寺距予石通有詩見寄懷和却寄

象外燈龕古殿扉
三冬趺坐入清機
臨池蓮漏更籌轉
隔谷花宮梵唄微
草木香飄

諸佛座鄉關雲傍六
銖衣禪餘彩筆猶無
恙劫偈裁來白雪飛

江上掛席待月

積雨海樞夜祈晴
海上秋鯨舞客夢
漁笛入鄉愁
蓬裡窺星斗
江隈避石尤
篙人未解纜
應待月光浮

題巖島圖便面

貝闕飄飄瀛海涯
島中烟樹映瑤階
唐麥寒雨雲也
暮秋併作清風

偏

貝闕飄飄大海濤島中烟樹玻璃皆藻
波浪雲如翠併作清風入袖懷

飲友人宅賦權花

雨後東籬木槿開晚來綠以勸行杯
更與斜陽落吾輩通宵盡醉回

忘憂道人

海上春光滿郡城麗人雙寺倚彫楹
感慨庭花落暗跡蕭條林日傾歌舞荒臺
明月散薜蘿幽徑白雲輕相忘跌坐

巖淵靜勝寺八覽

懸雲磴

高頂花臺鎖洞門雙樹分仰觀焚磴若步步亂層雲

圓通閣

寶殿徊翔處春光白日圓中塘何所有水浸出青蓮

翟公祠

千載稱文武閼宮依翠微不恣陵谷變家世日光輝

梵銀樓

經罷仰天南星辰低丙夜忽聽鐘自響知是霜初下

占城切

荒墟空草樹殘壘久莓苔徒見雁行行結陣回

棲鶴塚

刻起塚兼記多露裏西時聞鶴唳

靈龜池

澹池註測底兩岸迷秋卉風定菱荷想應緣龜曳尾

惜松窗

條幹番山背灑公曾自封于今風雨夕飛動老蒼龍

正倚

裡萱草相待異代名

和答石見令關君春日見懷

黯澹春天落日遲歸鴻忽有寄相思千壘

鬱樹東關外百里孤城大海屋堂上未結

採雅頌腰間黃綬映茶蘿臨風南望情難

盡羨見傲見下赤墀其邑古名

柳原堤看調馬

諸竹騎來楊柳隄瀟瀟駟駟各爭嘶黃玉

日動連雙勒碧玉風翻入四蹄縱壘飛騰

平以初
何支孫
才多不仲
世手也
高師直
大吟王
官多
少山

天色
地
木負

過雷廷停鞭蹀躞
壯觀共惜

送客遊琵琶湖二首

八月琵琶湖上濤濤聲
風色日濤濤非降
淚淚昭君怨自是飄
錘天女操大嶽千秋
懸鏡照長橋百尺駕
虹高乾如萬里飛揚
甚羨爾浮槎欲釣
鰲
秋風疑見洞庭波
客裡憐君意奈何
張樂
湖連畿甸古懸帆
舟吊帝妃過雙橋
影落

為禾
靈甘之
回
陽
亦
也

鴻聲亂兩
霜深楓葉多
到處滄浪漁父
滿三閤應擬大夫歌

撫七夕

底

伏枕徒憐佳節過
炎蒸抵
病何須
乞巧攀銀漢
更欲迎涼浴
綵波狂似翻
宗
居北巷人疑子
夏在西河腹
中痛愧無書
卷好掛長竿
曝薜蘿

王內府

雞鳴三昧問安回
此誠忠祝史哀

輕仲容
傲北阮

法

荒
素深餘樹雲霄
昨坊中台明堂
師臣契澤世彌進王佐才願識千年
絕布金異域輪臺

促織
促織秋鳴幽閨則無待兩促妾能織我即
三歲成遠賜南畝薄田婦在烏堂兒在
廢稼穡姑在高堂以在懷伏臘魚菽安心
惻機中織出幾十匹匹匹留心徑緯家
之先償子錢家又輸縣官不餘一

和圭上人見贈

適上欽支義接遲愧謝才偶緣揮麈至正
為玩鷗來慈海容涵泳德淵從溯洄三乘
寧有滯四諦本無頽厥典西方益斯猷刺
生恢香風天樹發甘雨法華開象變金獅
竺龍驤白馬羣自憐持藪弱堪言印高成

促織

閨側
待霜足

方外高人白
事車馬
率之
此言曰社也
遊家福就
性機心
至五
心
松
久能
舊
人

資從

是機

留心經緯家強南之先債子

友不歸一誰知供卷薪水婦姑

惟裡喜心忡忡時應是征夫田園日深更在偏

之根向何心家之福又歌之其城如妹十指不

動著徒何能生世不待羊女在子却恐任強年

多嫩自帶一傷

多不歸一誰知供卷薪水婦姑

友人別莊句歌

道是

春風花滿郭東壯千樹芳樹覆蒸糲

能愛家君家華嚴不可當雲為步涼霞似

芳州如錦遍池塘戲群鳩多近行轉卷庭玉

缸春酒香公子王孫此依：相引為勢對芳菲中

清狂自賦出餘香不隔樓吾欲

客昨雨不知今霽歸今日花前

何問

文子

東關
應逐絲毫

共言

宮妝含態倚筵篔，猶是深情不道愁。
伴催來，揚步月羅衣，露冷玉階秋。

大塔王

一為蒼生厭佛廬，自投金錫事戎車。
旗揚野千峯，外開鎖鑰，八郡餘。永夜鼓鳴，

下斂浮雲，物蔽微中書。鍾會土盡，
上為日暮，除照好壘。

山本晴華

桔梗原頭落日閑，自耕龍取荷鋤還。
臥龍象載輕千乘，隱豹何人見一斑。
劍氣夜高寒，外野只招相應甲中。
鞞鈴初破，跡無妨帷幄間。

已月

曉

新

不壁歸子口玉其徒去

下魚互發

見唐書

清風

上下冰管年明

公子從來能愛客放歌酣

丙寅之夏講藝既畢疲倦之餘

數日醫治

勿讀書屬辭佳思勞心焉然病隙無聊不可堪偶

請阿姊之所借諸漢史若干卷乃目擊之真中頗有既

然有可長太息者因雜取歷世將相名臣以至女英雄

梟傑說士劍客及文人女流接述備道凡其事跡可

入詩者數十人而使從游之徒分賦之命亦得十人

晚秋同業
大忠亦有
金龍翠玉
官秋流芳
江入樞流芳
野人烟塔可
望葛陂龍

未全收跡擊
因伴彌天客
糟粕還為四
海遊綬步不
愁歸路暝看
蓮蓬也

秋夜宿
公房得
字

梅檀
古刺
棗

戲為十首以聊樂云爾

平敦盛

檀浦樓船設帝陸紅顏公子後龍旂

揚鞭映月辭閨岵躍馬春風向海嶠

總下金刀空獨映懷中璫如有誰依

波清如碎紅陽色交心

可憐玉板權錢日頓

檀浦

陸刺棗

佛士

皇正年

夢

夢後此分明

今華正 歸心 與公正 是柴門報

誰命駕 此間憐 故轉耽 詩堪

俱 蘇日 裁 郢裡詞

和永生得家信喜作

憐君拓落宦情疎 東望鄉關千里餘

嘉陽 滄溪

八月鹿洲潮有信 三年客舍口食無魚
喜聞庭際苦菜芳 為想足忘前桂葉
歸只是加餐 堪慰 憺 此時應復報 瓊

東玄棟上人問疾

漸度聞君疲 遠遊安播 暫以輕繫 虛舟繞

牀涼起匡廬 又伏枕雲深 丈室秋白 思

誰有日 相求病 餘妙偈 應及茲

純益關翁行狀

關翁者其先者州人數世業醫家多傳古禁方高祖純

意者始徙在左遠家高知而純僂而純安而純慶純慶生子

伯曰純喜仲曰純悅李即翁諱質字純益年九歲受章句下

縣墟氏嘗誦魯論至曰子路好勇請問勇之義其師奇翁因誦

諄釋之翁曰小子願志於斯後夜遊隣家群兒相聚語怪既而一兒曰

書問吾於家北社樹下見小狗斑毛可愛因繫其本去今夕月晦孰

能落之來者皆不對乃顧翁曰子其姓乎曰不能兒曰疇肯子學

勇之義我不云願志木去子今而何怯群兒從而詬罵翁含笑焉曰聞

崎先生之教邦內靡不聞焉苟挾策者咸受業於崎氏也
不遠千里與牧生過大壘氏主人亦崎氏之徒也其日與其友數言事
喜迎語次及海語老先生而至伊氏之子皆識非之惡罵於牧生大壘氏
見半色翁微履其足徐謂曰伊先生者吾師之師也五口雖守崇之久矣然
儂不付能不合鄉人有聞是耻人識非其師也惡聲既入焉已不付不能
反之諸君亦所惡△伊先生者吾師之師也惡聲既入焉已不付不能
鄉人有聞是耻諸君亦所惡也於是皆寒心莫敢出言者主人
曰我寡而默爾不能反之諸君亦所惡也於是皆寒心莫敢出言者主人
父聞而出為厚相避謝翁舉手曰夫人翁曷何危命諸君豈知及
此乎唯困陋之耻也自此諸父老咸知翁雖年少事事核練

竹溪

張陽十力之祖
役于小余知樓
音中

集飲十力之客舍得寒字

朱門高起綵雲端
郎吉重繞五壇客
裡逢迎傾筐度
飲中仙侶解衣冠
方知大國風猶在
上喜迎家盟不寒
相對阿蒙堪拈目
難同吳下昔時看

送十力之得代歸張陽

張陽河嶽地圖雄
傍接蓬萊紫氣通
三尺斬蛇截寶劍
千秋米藥闕神宮
非關膾興思江左
正是瓜時辭海東
為喜家庭歸養日
遊仙曲就壽尊翁
張陽潛夫丈人即之之翁余昔嘗遊京與

湖海經

深溪如貫不... 其詩繼合作日... 之寄懷丈人

高卧憐君意奈何曾遊京洛夢中過五陵昔日誇
裘馬一經今時鎖薛蘿久阻乾坤雙白髮應思湖
海舊青簑遙知老蚌含光處敬駕明珠照來多

九日遊紺宇樓... 樓中何丘

帝子仙蹤... 相摧の流... 彩... 回... 樓

丹楓霜後

る入連... 菊... 笑... 乃... 柳... 照... 深... 草

丹楓霜後... 冬日登金龍山... 霜後丹楓擁龍山鳳女祠前落日閑... 堪愛... 林溪棲匹鳥

何妨磴道伴雙... 墨水波濤外直指章臺楊
柳間酒態兼... 趣放歌無意賽神還

未... 高... 御道... 康... 媚斜陽... 春... 晴元

野
傷

容狂上夜瓊筵猶未
厭厭遮莫促飛鷁

東壁館雪集余病不應召賦此呈從夫公子

兼寄席上諸君

傳

寒雲黯澹擁茅廬忽有池頭報雁書東壁

星聚處北風篇就雪來初無由授簡陪公讌坐羨

裘簇客車此醇醪和玉屑一杯分贈病相如

為報

五言律

辛未秋同敬師登高尾有詩見贈和答

不識羊腸險隨君唯向西襄城笑七聖銀石列雙

持倡人無渴披雲路不迷先途揮麈尾引我入招提

宿白雲閣內院呈麟公

重遊就熟路杖入雲端社裡容林雜山中喜林

溪光當搢動峯影逼衣寒願此登茅屋終身南言温槃

望遠亭和麟

山池物頭舊

詩

感我

君

樹
草

詩

賞楊花 杜子後

士能

居

初冬訪過子魚患脚疾

開

脚中應有鬼病才腹笥詩書滿肩輿賢明催

強嘗新酒熟為喜故人來愛見東籬下微霜菊未摧

春日遊牛頭山

偶問牛頭寺欲逢雞足僊門維青雀舫坐初碧雲管

海近潮音轉境深春色偏先朝布金地餘得蒲池蓮

花下飲得侵韻

移帳春園裡開筵芳樹陰烟霞催作賦泉石媚披襟

詩
新未熟
韓政人來
損

蓀

倚几憐花落停杯惜日沈休言非妙選歌妓各清音

春日陪遊蓀夫公子別莊得四支

公子乘春驛駟繫柳時新莊開水石小隊共追隨

談罷傾樽酒興來看局碁猶稱兼北海不復異南皮

旅夜

大磯經古驛旅舍駐征驂一雨偏思北三星已在南

燈前半事上談年談只是閨中婦應思空聆

初春東歸館奉壽太夫人得七

言出領下言瑞

不厭傾
相忘者

駐

御膳
白
中
庫
史

春
繞北堂
十
財
丙
任
歲
皇
嘗
共
吟

軒
報



和麟禪師早春見寄懷

陽春始動臥廬中
妙偈吟來字字工
休道人間
文態淺柴門積雪路難通

題宮女圖

羨恩水殿賞蓮花
宴散宮娥步
斜醉卧不知
羅帶解涼風吹入綠窗紗

字家太孺人壽詞

杜世
二月
自芳
蘇
何
母
出
類
也
欲

女
附

歌無定春風

春夜子迪

猗猗衛會千騎

猗猗分隊行

出芙蓉

難圖 升平言政

休歌歲暮采薇章

猗猗

猗猗

猗猗

猗猗

七言律

早春都門晴望二首

輕暖晴來動九閭春光一片繞城垣

色宮樹先含湛露路恩鏡裡滄池魚

管絃隨行瞻藩國朝正使端委從容出虎門

重門微道限金隄武衛連廬粉堞西日暖

轉風輕沙苑馬嘶相達公子皆鳴玉應笑幽人獨杖

藜迥望酒旗飄郭外歸途好是醉如泥

病中送人登富山嶽二首

繁

轉

展祀

芙蓉晴動出青山
巔雲外三峯玉削連
非關陪磬蹕
壯遊堪羨問神僊
披裘五月經冰雪
植杖千盤迷靄煙
弘
欲相從無那病斯君
求得練丹旋

大嶽岩巉白雪分
祥烟瑞靄結氤氲
中峯夜捧滄溟
日半嶺朝低閭闔
雲呼吸應知通帝座
攀躋祇恐動
天文幾年吾亦馳
遙想並駕無由蹈紫氛

送懶長老暫還~~其~~豆州萬松山

禪牀一夕動歸情
異復人間戀
瞻義東向松條
經歲偃西來
栢樹促君行
攬玉函雲迓珠衣散

三島波浮一筆平
到日鄉園善男子
應著法筵
應見雨花輕

九日桑海道士飛龍觀得寒字

佳節仙翁陪帝驩
翩朝罷下天壇
羽衣猶帶清微氣
玉蕊初頰沆瀣寒
凝露茱萸更垂絲
髮吐芳叢菊
映黃冠飛龍觀
裡林泉色更借儼人間
倚檻看

送僧春啟遊學~~于~~京之佛頭山

帝城東畔古禔林
長者何年此布金
螺髻青絲雲裡現
雁行玄侶定中深
寶衣萬哩過沙界
緇錫三冬駐碧

送垣東卿游

誰謂西來峽路

難白雲紅樹滿

林巒溪澗此去

秋冬際甚山陰

道上者

千騎縱分都出

縱足到未歸思切

青華手過後

休歌歲暮意深矣

升平勿賦

城臺之北路何如

難遇升平今日政休歌歲暮采甘游

千 霸圖還欲深朝玉

難遇升平今日政休歌歲暮采甘游

難遇升平今日政休歌歲暮采甘游

難遇升平今日政休歌歲暮采甘游

難遇升平今日政休歌歲暮采甘游

難遇升平今日政休歌歲暮采甘游

難遇升平今日政休歌歲暮采甘游

難遇升平今日政休歌歲暮采甘游

難遇升平今日政休歌歲暮采甘游

七言絕句

秋雨東壁館小集得毫字

仰見霄間東壁高館中公子鳳凰毛天台咫尺懸秋

雨知是收霞讓絲毫

九日客至

應笑未

故人佳節扣桑樞泛菊攜來白玉壺休道吾徒金

免俗還將斑駁擗茱萸

塞下曲

送知

羌笛吹來滿戍樓何人巧弄古梁州可憐玉塞戈鋌

飛聲

月不似金閨砧杵秋

田園雨後寄隣人

雨歇郊園散晚煙長烟一片繞遙林愛看南畝桑
麻熟爭似東隣楓柳深

鷄鳴曲

鷄鳴窗外曙光浮睡起將梳上翠樓何事阿郎趨
府早纔開妝鏡已呼裘

訪麟禪師時師竣西肥事歸

潛夫千邨翁壽藏銘

筑波 石正猗撰

西濃 林方成校

今茲丙子張故人潛夫翁書來曰僕年既
踰六十而衰同耄耄旦暮就木焉采則蠶
蚨姑嘏盡已蓋國城南瑞雲之山先世之

北在焉其側有丘吾每升之慨然為孔文子瑕丘之思因感古人年老自治冢塋者須嘗就其阿預為壽藏既而輒欲作自叙及銘鐫諸石以樹而未獲我心也唯僕說子之文久矣請假子之手以不朽之吾子其銘焉余復書三謝弗可乃受而按狀翁

朽

其先朝日將軍源義仲之裔胄千邨氏世稱木曾大族勝國時千邨政直者即翁之高祖也寔為宗松君宗松君及宗人山邨氏皆為豐臣氏奪其故地播蕩寓總之佐倉慶長庚子關原之役

神祖發自東國道於木曾木曾信中之蔓

下曰

下曰

邑也。敵據斗絕而保聚。過之將出兵塞其
前。是時宗松君與山邨氏招合其黨。敵於
於四方者相率以屬。

神祖以二氏能習其地。且知敵之所為。
神祖獲之。若一敵國。卽日以二氏為軍鋒
之先。二氏乃致木曾大破之。遂乘勝進兵。

拔濃之巖村。苗木二城。於是濃信懾服。敵
將歸降。中山道無所壅塞者。皆二氏之功
也。

神祖特賞二氏。卽割地賜之。又予之爾書。
申命屬張。敬公為世世不侵不叛之臣。
從是山邨氏邑信之福。島千邨氏邑濃之

久久，是以迄于今，並為張彊家宗。松君多子，姓

歲

神祖皆召見，乃視第六子良好，大器之，別賜采地為扈從之士。大坂之役，良好年十七歲，能操槍突敵，有戰庸。神祖凱旋道次于張，是時賚良好於敬

公曰：是將種也。吾有所試，而其善遇之。良好遂臣于張。良好生貞智，貞智生武明，武明為先鋒隊長，隊長君受室田口氏，以武祿乙亥春正月十五日生。翁于張城中，翁名良重，字鼎臣，號夢澤生。十七年，嗣為族人，并出重治之後，故冒并出氏，云張邸之

五卷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在西京凡二所其一在錦街其一在伏水
享保中翁以選視伏水邸之事數年
視錦街邸之事是時雖在鞅掌少暇則就
東涯先生其他搢紳諸君子以文義賞
又與津南富春叟嵐山江子徹相善遂以
詩聞於京幾之間翁居恒每聞有名之士

必求紹介千里修刺以締神交故四方文
藝之士亦能識翁之名元文中翁移病歸
張尋而致仕時年四十五人多疑其有所
激乎翁娶宮田氏生男五人女一人長子
諸成以適孫襲王父故隊長君之職祿令
為隊長次知亮即承翁之祿以奉并出

之祀。後居卿次。英章次。春友。女歸京。名醫
香川先生之子。主馬。皆宮田氏出之。五子
既受家學。俱敏乎詩。翁爲人。亢爽無所阿
避。其見不合己者。唯正顏色。通燠寒。而不
少貸。故不知者。見以爲矜持。門地倨傲。待
人。翁嘗謂人曰。吾性剛直。極知不容於俗。

庶幾沈漸自克。而未能也。然見人之有技
雖少。必虛己下之。因以推獎。遂成之名。又
其親舊若棼縕。而有謀於翁。則盡智窮力
爲之。彌縫繕治。未嘗不用其極矣。京之二
邱。其事務甚劇。翁前後十數年。黽勉從事
以共其職。不敢遺餘力。故有幹吏之稱。然

以其剛直無所阿避動取忌不鮮其所親
嘗謂翁曰惜也以子之木久滯茲一官邦
翁曰不然吾非居斯職又安得周旋鞏下
儒林之間而挾策討論援翰選思以從
生之所好耶他日若或承乏遷職於張豈
翅荀公曾鳳池之嘆而已京邸之事於吾

實爲榮矣繇是觀之其年未滿五十而退
亦有所激乎哉不激也翁業已致仕卽復
本姓千邨氏自號潛夫有先人之別廬在
於久久里乃葛巾竹杖往來張濃之間又
時時命駕京畿與諸故人遊放山水唯詩
是耽不知老之將至優游以卒歲嚮翁在

職時既有幹吏之稱又剛直動取忌而年
未滿五十而退乃為此逸民之態今而人
猶疑當時有所激不亦宜乎然翁實不激
也初余幼在遠中翁與我先人屢通字
遂若舊昏媾余弱冠游京于時翁在錦街
邸始相見驩甚因館其署數月余親見其

拜

幹郎事又及知其與諸名儒情好殊隆會
翁給假而歸余偕往張即主翁之家因得
拜故隊長君矣又前是四年余西游之德
入張過翁翁喜而相迎握手道故固止余
宿乃為日命餽饌郎君五人翩翩乎鄰下
各賦詩以侑酒極驩三旬而去於是乎余

玉

復親見翁健食安步老而益壯而家門雍熙子孫致美焉蓋翁與余相識三世于彼二世于我歷歲三十年于余此其誼不可謂不久而愈厚也而翁能知我固矣我亦不敢為不知翁也翁嘗所著熙朝文苑昆

玉

前後集前已刊行傳之通邑大都而今

朽

斯舉也余既三謝矣而不獲命遂乃應其所勸豈敢謂嗾嗾之辭無疑於不朽是翁乎無庸是翁固自不朽矣余惟翁其福德之人與初其友木公達晁德涵來于東都受業物先生歸則盛倡其學於張方此時翁尚少私叔物子之學久矣既及聞二子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之所說盡舍其舊習從之遂助二子以誘
益後進至今張人之於文學猶歛然嚮往
吾黨者翁其與有力焉是亦非為國勸尚
有德乎傳曰德不孤必有鄰其翁之謂也
昔者其曾大父君以宗松君之支子
神祖親試厥庸于大坂稱為將種乃賚

敬公別創家於張與濃之本宗相望昭濟
世美乃在翁之身紹緒宗松君亦多子姓
同出五男今隊長君承其基焉而宥宥之
與四弟俱合純懿祚胤昌阜翁齡雖踰耳
順天錫難老孺人閩德貞靜母儀不忒冢
婦介婦鷄鳴咸盥漱櫛緝御于前下氣

怡聲而敬扶持之孺人愛家婦介婦若已
出之手執棗栗均均以撫諸孫即與翁偕
同優游之樂詩云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福
祚之不登於翁焉在於乎翁其福德之人
也是為銘其辭曰

茲丘即予之宮升之其樂融融穀則於焉

游死則於焉休孰能獲取一杯乎而

赤羽翁赤牘

王猗復書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金江先生集卷之八
南郭先生



與石仲綠書

勝會

南郭先生

鄉

鄉也集飲足下亭可謂勝會具備矣數年欲訪足下
居君處北郊我處南郭而已風烟一帶非復各天唯
是病夫以艱行視之道之云遠猶齊楚不相及非日
弗思不能率意命駕則每以為恨頃者賴得假信宿
于中途企望咫尺步往筇返行體散懷適足奉_一語
子乘輿旁臻不期為大會維暮之春人懷良辰動乃
冀畢為崇多敗勃興而其日也天清風和且足下幽
居不惡負郭卜隣無迫隘囂塵之氣綠沐青郊俯仰

金江先生集卷之八
南郭先生

挽自如以足下躬自寒袍執具惠子鮮詞食殊荷寵待
因茲諸子亦不寂莫雄飲劇談樂事踰常勞使人意
氣飄揚老夫雖復病餘酒不作限傷游卒日殊覺咎
景之永不復作迫歸之憂足下乃云僕昔與子口
故人會飲僕至日夕必視蚤暮咸云方此酣暢作如
許迫歸之催敗人佳興俗情未除必被嗤罵足下所
記既且三十年邪偶因勝會追憶往昔皆已逝矣一
大夢也今也歸家以來依舊蕭然一卧病夫耳前蒙
訪存偶亦不在是為遺憾集飲之作士寧見致伏枕

中二復益歎具爾難常爾諸惟足下至情之所致也
謝不盡言講時方至想當冗繁努力自愛四月十日
元喬頓首

復服先生書

石正倚

手命致自子迪氏盥漱開緘捧讀及復乃密訓

至腴渥踰涯子摛撰蒙眷顧之懷何其隆方

蹶然而起南望遙拜矣日者吾夫子疾患聲瘳飲食
行爾時乘載陽駕言郊游則從中路大价來論曰天
子明日道出於駒籠嘗辱臨草溫麻道狂且愚也忽

弟
肉
和

承此嘉惠豈得不驚喜飛揚乎日將掃廷內至執事
第亦心不在斯焉遑及宿命供具唯起而踴躍耳於
是山妻邛婢聞家有貴客遽而傾筐倒屣而斫屋柱
剉諸薦椅則延頸獨笑又時時倚軒仰闕陰清之
不寐若問夜何其因屬耳聽妻婢嚙啾則祈晴之聲
既而儼然辱臨乃同盟諸兄弟有從而至者有後而
至者有聞而曰盍往焉乎至者也夫子申申就席
倚厚加教言申之以鶴肉一甌先紫金盃子賜之不
圖得掛夫貺之如斯也乃稽首拜受亦股栗口吃卒

辭
勝

不能展謝辭唯謹爾示時士寧仲英公綽侍側諸子
誰某陪列焉閭閻也行行也侃侃也實不乏其人而
助椅應對之也迪孝友夫子有若樂之者於是乎椅
心駸駸不自知在蓬戶中其喜詢不可諉况命縷
縷且論曰可謂勝會具備矣又論曰女躬且調食涉
荷寵待伏以夫子之至於斯也雖貧而宴乎未也
得聊飾土匭以共獻芹之衷也即坐間咄嗟焉家人
艸野便不能棘辨之私退而視厨下各持嚼繞竈而
立椅乃拂衣奪彼所執手自前心從椅往金堂其旨

鍾

第

否亦拙者之為政欲益反損不加彼善於我而具盡
 惡草酒復項駢止論不令君子屬饜極知不
 七筋也因方奉懇謝一喜一愧唯汗下沾衣焉耳諸
 兄弟固咸以英特之才學術闊大口多美辭聚之氣
 韻風流翩翩乎一世則酒酣以往言論鋒起文采葩
 發至其情致之所托詞源之所暢誰能不結舌注耳
 而絕倒耶夫子時時舉卮亦以此為下物遂莞爾而
 笑曰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者此則諸友攸攝攝以
 激賞之遇與若至爾日天氣和適野烟林翠悅目散

懷

加 手

懷顧夫子之懜懜神而登不豫游之罷也凡事不可以
 若是其幾也而得茲具備於一日者均皆夫子之賜
 也至於其曰諸惟女之至情之所致也又何過獎之厚
 豈敢謂倚能致之乎哉重以今匪斯今久矣哉倚謂
 被隆愛賴假附驥以光也昔年我先人在三河每聞
 夫子之溫良辱收倚狂愚其榮之也若已有其在
 末命牛為遺書授倚曰爾既不仕君老夫今已垂終
 而在三之義唯服夫子在矣爾敬事之斃而後止焉
 若有更業者吾將屍祖勉旃慎勿落爾事也哉是辱

賜鶴肉

賜降

臨也非獨倚感動稱謝也先人之靈猶有嘉也前已
所賜鶴肉先熟而薦之會子則匣之不敢用之寶之
至也所獲既其弘多矣向之驚喜未已今復奉牛教
益發故態其飛揚踴躍亦倍於前日矣謹報德音并
聞積悃殊不勝屏營之切時維水潦方降其惡湯覩
恭惟永為斯文金玉其相以對揚天爵之寵正倚
牛敬復

子銓氏口泉氏

子銓氏口泉氏

澤先生墓碣

巖井先生墓碣

先生諱世翼字子羽號空澤姓巖井氏數世仕古河
本多侯享保正子歲二月十八日先生生二

森河邸舍年十四歲喪母二十二歲父士言君

襲祿奉先祀二十八歲有故致為臣而退初士言

既婚不有子居七年妻氏始娠先生自娠至

身焉士言君恐其夭折請禁方於一良醫常領之既

就食岐巖絕倫士言君試授之孝經一句

三四歲甚好文學不顧他務唯以讀書

一室揮筆疾矣且讀且抄卯午士言君

受詞讀而...不徒如...以奇音

冠其...寫書品...始讀...物

叔共...日不仰太陽之照安知衆星之...

大誦古文亦如其教然不定師唯與太宰先生德夫

一再相見得聞其說而已其罷去時偕後母

寵始見余遂如故知乃下帷講授焉生徒觀瞻

兼備僅以奉菽水然以貧不挫其志愈益收業

善誦人以故從游日衆稍肖致精以盡其養高

士大夫多交業先生者序聞之命有司餽之每月廩

人... 丁丑歲秋八月二十九日以疾卒年實

山中先塋側前是九年先生受

室木村氏有子二人皆夭唯遺一女齒纔二歲門人

胥議請我黨處士城...之守愚公者於余使其

經業以經紀其家先生家本貴族堂構相輝位

崇幼遵義方能嫺父兄之訓為人溫厚言必欬口

鄙倍其於所交久而人益信之事後母...唯

柔惠其家系及行狀之詳別具誌及傳蓋先生守

慎篤朝夕而勤之勤無越思可謂博而精矣

書數...集若...行...石正...日

鄰居...紀十茲嘗厚...誼矣...羽

如不勝不豈以彌補歟
卯六、余觀之以後
天之寵子以厚哉其學足以公于家其編輯
以訓後進其詩若文足以傳于世亦何憾壽不長
有恩公樹石屬作銘銘曰
樂教育古之徒善導微猷使勿堯君子需與
也 之山後林前水墳竝考妣此是子之里
縣縣永言覆露髦士

友人 石正倚撰





